

自己的角落

白 洛扎诺夫文选

银 李 勤 译

时

代

俄

国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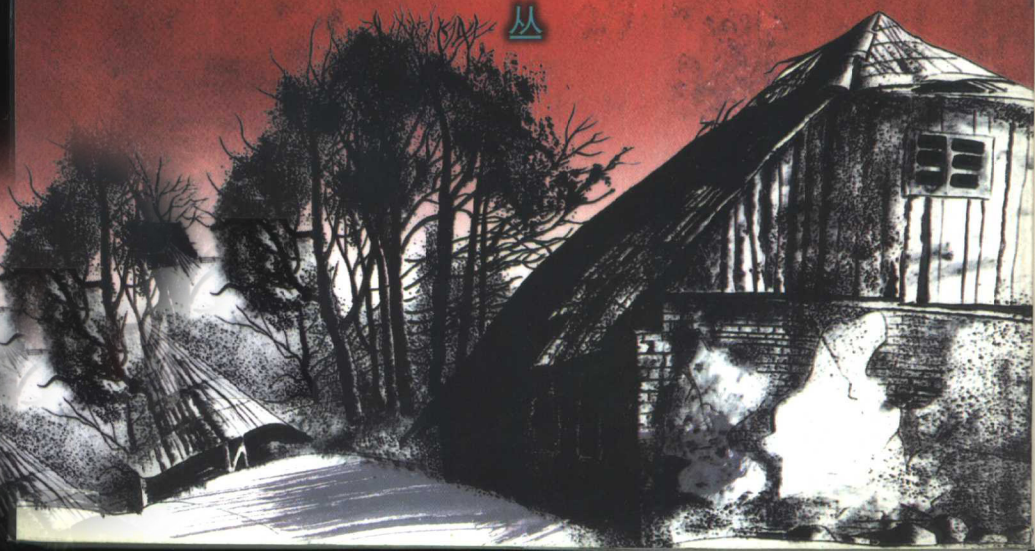
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自己的角落

白 洛扎诺夫文选

银 李 勤 译

时

代

俄

国

文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元

周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自己的角落

——洛扎诺夫文选

作 者 洛扎诺夫

译 者 李 勤

责任编辑 曹坚平 李 东

封面设计 王晓阳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 万

印 数 5000

ISBN-7-80616-478-2/I·175

定 价 13.50 元

编辑说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 19 世纪 20、3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的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瓦西里·洛扎诺夫，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教育家，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品格的塑造者之一，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狂人、怪人。

洛扎诺夫 1856 年生于旧俄科斯特罗马省的一个小城维特卢加。虽不无贵族血统，但家境贫寒。3 岁丧父，14 岁丧母，靠长兄抚养成人。曾先后辗转就读于科斯特罗马、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歌罗德。从小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位伟大作家，18 岁那年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比他大 16 岁的阿波里纳利娅·苏斯洛娃为妻。这是一场失败和不幸的婚姻。一边是凶神恶煞般的半老徐娘，一边是多愁善感的柔弱少年。洛扎诺夫从她那里既得不到母性的爱，也得不到健康的爱，他能得到的只有自私和病态的占有欲，没完没了的跟踪和监视，无缘无故的妒忌和猜疑。两个人“动不动就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洛扎诺夫痛苦不堪，经常“以泪洗面”。1878 年，洛扎诺夫考进莫斯科大学文史系，1882 年毕业，先后执教于布良斯克、叶列茨和白城等偏远市镇的中学，讲授史地。多年的分居，使洛扎诺夫本来就缺乏基础的婚姻名存实亡。就在这时，洛扎诺夫结识了另一个女

人——瓦莉娅·布加吉娜。根据东正教教规，夫妻离婚必须经双方同意，只要有一方不同意，离婚请求就不会得到允准。由于苏斯洛娃拒绝离婚，洛扎诺夫只好跟布加吉娜秘密举行婚礼，过起“非法”婚姻生活，并生下5个孩子。凡是了解洛扎诺夫私生活的人都认为，他的真正的妻子并不是苏斯洛娃，而是布加吉娜，“一个谦虚纯朴、举止高雅的女性”。但从法律上讲，苏斯洛娃始终是洛扎诺夫的“合法妻子”，而布加吉娜只能是“情妇”，孩子也只能是“私生子”。这种戏剧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无疑对洛扎诺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关注和探索婚姻、家庭和性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洛扎诺夫在外省的从教生涯长达10余年，他的不少著作就是在那些人烟稀少、时有野狼出没的荒凉小镇写出来的。1886年，洛扎诺夫自费出版了哲学著作《论理解——对作为整一知识的科学之属性、界限和内在结构的研究尝试》。这是他的处女作，被认为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变体，没引起什么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已显露出洛扎诺夫后来许多神秘观点的雏型。给他带来普遍声誉的是1891年发表的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该文为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等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为宗教思想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者的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开辟了道路。1893年，洛扎诺夫携家人迁往彼得堡，到国家监察机关任职，同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教育的黄昏》（1893）和《箴言与观察》（1894）对现行教育体制发出猛烈抨击，引起强烈反响，也因而激怒了当局。1894年起，洛扎诺夫应著名报人和政论家苏沃林之邀，加盟《新时代》，开始了与这家著名报纸长达18年的合作。1899年发表《宗教与文化》，次年发表《自然与历史》，试图在教会的宗教性中找到解决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出路。在《当领导退席

时》(1906)一书中,洛扎诺夫用同情的笔调,描述了1905年革命期间大众中间的骚动。1906年出版的《在教堂的高墙下》则反映了他对东正教的复杂和矛盾的态度。迁居彼得堡,使洛扎诺夫很快进入首都文化圈。由于对宗教和性问题,对脱离正统基督教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洛扎诺夫结识了一些著名的象征主义者,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费洛索弗夫等人,还有《艺术世界》的画家们。洛扎诺夫也是1901—1903年间宗教—哲学协会的积极成员之一。这些年,他写了许多关于教会与家庭的关系、婚姻与性爱、古代宗教等方面的论著,如《模糊和迷乱的世界》、《俄罗斯家庭问题》等,都是名噪一时之作。1900年代末,由于受到知识界激进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的双重排斥,洛扎诺夫脱离了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彼得堡文化圈,皈依教会。然而,没过多久,1911年出版的《一张黑脸》和《月光下的人们》又掀起轩然大波。作者的立意在于探讨“基督教形而上学”,抨击教会的禁欲主义,肯定性爱的神圣性,因而激怒了教会,被目为罪在不赦的“异教徒”。在世俗和教会的双重压力下,洛扎诺夫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在孤独和自省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隐居》(1912)、《落叶》(第一篇,1913)和《落叶》(第二篇,1915)三部曲;同时,对困扰他一生的犹太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于1914年出版了《毗邻所多马(以色列之源)》、《耶和華的天使在犹太人中间》和《欧洲与犹太人》。1917年秋,洛扎诺夫举家从彼得堡迁入莫斯科近郊的谢尔吉隐修院,次年发表《当代启示录》。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在诸多方面具有总结性质。1919年2月5日,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最容易引起争议,也最容易让人困惑不解的文化巨匠在孤独寂寞和贫困潦倒中溘然长逝,时年63岁。

洛扎诺夫死后,立即被“盖棺论定”,打入冷宫,直到70年后

方才解禁。尽管近年来他的著作被俄罗斯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已形成一股方兴未艾的“洛扎诺夫热”，但在苏联（俄罗斯）80年代以来的“回归”和“开禁”浪潮中，洛扎诺夫仍然是姗姗来迟的一个。

洛扎诺夫是位多产的思想家和作家，仅生前就出版过30本书，内容几乎论及所有的人文学科领域，可谓包罗万象。他去世前不久还曾计划将自己的著作（包括未发表的）编成50卷集，足见其著述之宏富。

这里推荐给读者的，只是洛扎诺夫庞大的精神遗产的一小部分。虽然篇幅有限，却可以使我们对洛扎诺夫非凡的创作和渊博的知识略见一斑。读这样的文字，相信读者不会无动于衷。洛扎诺夫堪称俄罗斯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文体家，人类精神历史的崇高与低俗奇迹般地造就了他的内心世界。

洛扎诺夫不喜欢用思辨和推理形式表达思想，他的文体很独特。有人称这是一种艺术哲学文体，与正襟危坐、枯燥刻板、令人望而却步的所谓学术文体大相径庭。他善于从生活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以具体生动的事例阐述深刻玄妙的道理，语言生动，文学性强，可读性强，因而很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洛扎诺夫属于“我手写我心”的那类作家。“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洛扎诺夫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我想，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要知道，从洛扎诺夫的笔下流淌出来的每一个字，他的每一句“充满肉欲”的话，都是“写作”与“人性”的惊人结合。洛扎诺夫是一位非凡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不倦的政论家和教育家，读他的作品，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他独特的精神生活，还可以进而认识他独特的个性。

知道洛扎诺夫的人中，有不少只知道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隐居》和《落叶》几部名著的作者，殊

不知,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坛上,洛扎诺夫首先是以教育哲学家的身分风靡一时的。他对俄罗斯当时的教育体制的抨击,他提出的教育的三项主要原则(个性原则,完整性原则,类型统一原则),即便是在今天(或许尤其是在今天),对我们仍有现实意义和启迪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把他有关教育的若干代表性著述介绍给我国读者(中译本《隐居》已经出版,《落叶》也即将问世,《教育的黄昏》由于篇幅原因,这里未能收入)。另外,我们还有意识地选收了他的一些政论性和文艺性随笔。这些随笔的题材范围相当广泛,有哲学、宗教、文化,也有文学艺术,都是一些精彩的,不可多得的文字。

郑体武

1997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中译本序(郑体武).....	1
论象征主义者.....	1
泛斯拉夫主义的晚期阶段	25
在 B. C. 索洛维约夫的祭祷仪式上	50
教育的三条主要原则(与 Д. И. 伊洛瓦伊斯基商榷) ...	54
箴言与观察	66
城市和学校.....	138
家庭是真正的学校.....	153
法律的界限.....	164
论俄罗斯学校的无根基性.....	173
教育的两种类型.....	179
夏里亚宾音乐会观后感.....	187
纯真无邪的舞蹈(关于艾谢多拉·邓肯).....	193
果戈理及其对戏剧的作用.....	206
保罗·特鲁别茨科伊及其亚历山大三世纪念像.....	212
关于“俄罗斯思想”.....	222
重返普希金(纪念普希金逝世七十五周年).....	246

论象征主义者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尊敬的编辑先生阁下：

在我过去所写的所有出版物中，我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迫不得已的必要性，它虽然难以解释与论证，但是在主观上却能明确感受到：我思维过程中显而易见的偏差和我有时措辞极为尖锐的表达甚至都始终与周围的思想体制以及整篇文章藉以出发的最初的感情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我可以毫不痛惜地删去几行文字，但使我痛心而且无能为力的是我无法用其他的文字来替代它们。如果在谢德林^①的文章中嵌插一段普希金^②的散文，会使这篇文章较前大为逊色，尽管这段散文本身确实要比上下文中的文字更优美。这个比喻能够解释我的想法。文学作品中有一种连续性、密实性和完整性，它取决于激发创作的情绪的统一整体并使文学作品无法修改，即使作品中缺点遍布。我的文学活动是十分幸运的，不仅我的文章从未被修改过，而且编辑们也从不对我的文章作片言只语的改动。这些编辑的权

威性对我来说是不容置疑的，他们是 B. Г. 瓦西里耶夫斯基^③和 Л. Н. 麦科夫^④院士，A. A. 阿列克山得洛夫^⑤、B. A. 格里格穆特^⑥、H. Я. 格罗特^⑦和 C. A. 彼得罗夫斯基教授^⑧，作家 Ф. Н. 贝尔格^⑨、H. M. 伏尔康斯基公爵^⑩和 A. C. 苏沃林^⑪。我以一种作家所特别珍视的满足感看到我的文章完整地、未加修改地反映了所有的或丑陋、或正确、或哀婉、或明快的心绪及其细腻之处，虽然这都是过去的，但却是活生生的，因为被反映，当然是准确地被反映，是作家首要的目的，而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附带的。但是，这么多的权威人物不约而同地、也无需我的要求对我的文章从不作修改，这就是一种证明，说明客观上没有修改文章的必要。很有可能，在我写作时指引我的完整性思想也在他们审阅时指引着他们，他们感觉到了这个思想并认为对文章甚至无法再加以润笔。不能据此指责他们都对校订工作漫不经心，对所主持杂志上的文章放任自流。

毫无疑问，我所提出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怪诞不经的，而且它毫无争议地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可修改性”问题来处理的。但是，它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肤浅。我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文章被回绝只是使我感到略微不满而已，而任何擅改文章的企图则会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度精神刺激。已故的 H. H. 斯特拉霍夫^⑫对于我是绝对的权威，我也很爱戴他。他在审阅我的一篇手稿（《无序自由的捍卫者们想对创作自由的原则作何驳斥》）时，为了更清晰地表达思想，在经过我的同意（但是痛惜的同意）之后作了些不外乎添加代词、更正标点符号之类的修订。但在阅读校样时我察觉到了所有的更改之处并一笔删去，恢复了原稿中的模糊性和句法错误，虽然我意识到因此我将失去四分之一的读者，而模糊性是可以完全掩瑜的瑕疵。我的《宗教审判者的传说》一书的出版在我看来是文笔的修改，在我感到薄弱的地方

都换上了新的、经过仔细推敲的、更有分量且浅显易懂的论据，但是在重新阅读全文时我又把它们删去，再次换上了原先那些更为逊色的词句，尽管这与印刷规则是大相径庭的。有一个地方一个简单的思想（比较《传说》与挖苦歌曲）是用一个残缺的、错误的长复合句表达的，前后作了十处校订，直到我无奈地确信没有一处校订能反映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没有其他任何句子能表达既成事实的心理运动为止；而能够完整地、不加变动地表达的只有一个句法上错误的句子。文学，甚至全部文学都是对活生生事实的记载。虽有一系列类似化石的东西，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经有过生命。正是对它的形式、构造特征、逗号和句法的改变意味着抹杀那古老的事实并用虚构和不曾有过的东西来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活着的心灵对那个事实还记忆犹新的话，仍保留着那虽已暗淡、却仍明确的形式的话，它会对修改这个事实作全力的反抗并把所有的“更好”作为虚构加以推翻，因为虚构可能是美仑美奂的，但却从未产生过。

再打个比方，举一个众所周知的怪事，这样，我们就可涉及文学创作的深处。哈姆雷特问自己：他是“死”呢或是“活”，但是他从未问过，他将怎样对待波洛涅斯^③，是敬重还是鄙夷。看来，如果他自己的生存都有问题，那么他的真实性和仁慈也会成问题，如何能不更加怀疑自己同这个人关系的真实性呢？但这里他没有动摇，他会认知所有从假设存在中产生的事物并把它作为某种无条件的东西加以实现。例如，决心投河自尽的人不会赤身裸体地从家里跑出去，他会做所有体面的事，以免自己的形象使家人蒙受耻辱。我有许多思想得到了表达，虽然我自己也怀疑其正确性，但我却毫不怀疑我写的每一行字。人能得到自由吗？他应不应该偏执？说到底，谁又能知道这些事呢？在我的作品所有涉及这些伟大而有争议的问题的地方，我正是这样感受和体验

的,有时候激发愤怒,有时候唤起希望。我的思维就像这几页文字一样模糊、断断续续和不完整。对此,我的开诚布公是毋庸置疑的。对读者而言,作为作家的人在这方面是坦率的:思想内容本身,思想的真实或谬误是他对自己的文采和力量的态度,也是对自己非人手所能创造的本性,我想说,即对上帝的态度。这就是他的真实性或虚伪性的秘密所在。这是他最困难的任务,最紧张的思维,也是他的动摇之所在。我现在的思维正确吗?这些思想是光明还是黑暗的果实?说到底,我的灵魂受谁的控制,是上帝和光明,还是魔鬼和黑暗?这是一个读者完全不明就里的谜,也是作家往往不能解答的谜。作家对它是百依百顺。当他一拿起笔,他对读者的义务,他的自由和责任就开始了;就是说,它属于写作手法和方式的范畴,属于被称之为“语言”、“音节”和“细节”的范畴。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不能修改的原因。

但是,上述一切毫无疑问都与文学的伴生现象,即所谓的刊物无关,——没有完整性,没有情绪,没有确切表达的人物。这类文章是可以修改的,但是修改并不能增添任何新东西,甚至什么都不能增添,而没有任何人物的、作为智慧成果的东西仍在继续、移动和缩减,但全无个性的表达,即所有人都具有的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才能,它很少像亚里士多德^⑭的三段论或他的“隐喻”那样仅仅属于个别人。我没给这类“刊物”和“日常读物”“干过”任何事。1886年我初登文坛时出版了一本哲学书,就其内涵来说是我国文学中最博大精深的。后来,每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时,我总是要用这种色调和感情色彩来表达我所感受到的思想,任何人都能推翻它,但没有人能修改它。我认为,不通知作者就擅作修改是最大的不敬。上面提到的许多权威人物从未做出这种大不敬的事来,虽然他们对词义差别的敏感是不容置疑的。

尊敬的先生,这就是我请求您不要拒绝在贵刊重发我的《论

象征主义者》一文原始稿的原因，这篇文章在四月号的《俄罗斯学报》中已作了多处修改并删去了三段包含我对这种现象解释的重要部分。其实，我深信，除了删改的重要性外，您会赞同我所阐述的观点的实质的，不会认为我的愿望有唐突、顽固之处的。

Honny soit qui mal y pense. ^⑮

请将我的这一信念作为对您的尊重。

B. 洛扎诺夫

圣彼得堡，96年7月8日

—

象征主义和颓废派不仅是诗歌，而且是诗歌创作艺术中的一种新的类型。它同现有的其他各种文学创作类型在形式与内容上有天壤之别。虽然它只产生于10~12年以前，但却以极快的速度风靡文明世界各个国家，而且到处都遇到了良好的土壤和一般的先期条件。现援引两段诗歌作为这种艺术的范例：

汽灯照耀下的死者！
罪孽的未婚妻身上的红绦带！
噢，我们去亲吻窗户！
看到了死者苍白的脸吗？
这是孩子们服丧的医院……
这是冰上的夹竹桃……
这是无言的浪漫小说的封面，
亲爱的，窗户中看不见月亮，
我们的灵魂是你胸前的一朵花。

(B. 达洛夫)

下面这首诗略显欢快：

未造的造物的影子
在梦中游荡，
宛若蒲葵的掌状叶
摇曳在釉面墙上。
釉面墙上
紫红色的手
在嘹亮的内心深处
朦胧地刻划着声音，
仿佛在浅蓝色月光下
光斑在不断地扩大。
在浅蓝色的月光下
升起了一弯裸月；
声音在蒙眛地翱翔，
声音在抚爱着我。
未造的造物的秘密
在亲昵地抚爱着我，
在釉面墙上
蒲葵的影子在颤动。

（《俄国象征主义者》，第2卷）

上面两首诗歌是我们俄罗斯的，现在这首是梅特林克^{①6}写的：

我的心灵终日疼痛，
我的心灵因离别而疼痛，